

卷之四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門人張

景

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鑑并序

玄風洞銘并序

桂州延齡寺西峯僧咸整新堂銘并序

湘漓二水說

來賢亭記

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

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稱聖人之德者多比以天地為較里而言蓋以其至大故也天地之有形橫亘大虛中計億萬里不啻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附而生之廣億萬世維固維存是可為其大矣一旦或毀而不見

其大也何有焉

先聖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壽年七十有三栖_々為旅人為陪臣作詩書大易春秋禮樂之書取三才治萬物經而緯之極其道者不越于數言身非天地之廣壽非天地之永歿而且久終古益賴以是而言斯與天地比德而稱大也天地其無間然乎天地尚如此矧餘者可與孔子為其等倫也歷代帝王能知之者乃立像貌建宮庭以時祠祀尊之甚者則封之以王爵命被之以王袞冕自國都至州縣廟學生徒詔使如一唐季失道彊夫戾頑割裂土田競專制令梁周五代弗克除削

我太祖始憤起斬伐得十八年下荆取湖降蜀擒廣州剋江南政修官嚴物完兵彊

聖天子今紹服神休召吳越甌閩來走歸我不四年又盡平晉池萬方六合剋刷滌蕩悉絕纖垢潤州在江南為上郡有

孔子廟當僭偽時闕法式其肯崇葺之兼以提卒荷戈拔翦壇壘日蹂躪作落狀蕪穢弗堪周視繼泣長任葦草傲偷剝寧魯少思太平興國五年冬開自常州知軍州事授

勅知此州吏盜貪羸捨夷澄育八年政事簡秋八月哉生明撤舊創新告遷其廟自顏子及孟子已下門人大儒之像各塑績配享于座厥功成乃刻辭于石以紀之文曰

謂民無知斯寔乃欺廟成來觀其樂怡々歎嗟興言嚴師崇教以齒以胄我將子效里門郊路出入謹讓晨趨夕息歸所背向不爭不踣安用刑克移之四方可則而康日升于天視察明分

靈耀部霄黑其何為德伊誰謀之曰開曰適々位宮官判州通職

右贊善大夫通判軍州事張適同修此廟

率吏奔工九旬力畢以瞻庶賢羣侍翼側拜祭

堂下伏淚如雨惟聖成身豈同父母因識得生肖類毛羽冠衣廩俸帝錫而用言政行訓從學道垂王以報之恩新此像宮

家興禮儀若魯之風當
明天子以文求士誥詔八紘寧弗如此復言尊儒去夷即雅化
行來格皆為達者

時鑑并序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有粟氏
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
二人涖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粟氏來歸魁狡皆奉吏州庭
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止居尼鄰德處險近
賊蜀難通輶吳莫容舟嘯萬羣奸推壘倒閔象踣圍矣蛟
斃殼已蠱織曷存蟻微何奔帟猛恃力逼死囚逸隼鷲誠
捷懷餌受縶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鈞寧之
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翫兵竟慝怨懼興禍貪歆生過

狗意成朋佛心見憎以畏卒漬苟悅爰萃謹政防亂慎行
避患缺玉不捕積滓非汙來紆往亟愚睽智暱跡昭事著
利洽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爾收
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作誠永終

玄風峒銘并序

出桂州東抵慶林觀背山下有峒出風淳化元年開知州事
往避秋暑因刻銘于峒旁曰

桂東叢峯穴空通風淒肌森襟沒骨侵心瑩雪若潔凝冰
若冽暑宇苦燠周陬流毒其何如斯為能去之嶺山峩嶩嶺
水湯之亘古縣今氣炎土荒物爽通情候乖朔節夏雨多涼
秋旱多熱春裘冬扇朝順夕變天倒無怕天癘相仍榛莽
蟲豸橫亂患害性類所專造化莫遷我來峒中百慮時窮
脩然自釋忘歸終日勒銘巖石用紀成極

桂州延齡寺西峯僧咸敕止新堂銘并序

桂州西峯僧咸整淳化元年不下山十二年矣整之師洎祖師
患如整開與贊善大夫張測為整作新堂以居之有問整之行
何為奇者對曰若時入陣戰賊勇能進不顧死者足為善將矣
况如孫吳乎交朋間視其友無欺者足為義士矣况如管鮑乎
為政廉以平足為良吏矣况如龔黃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
誠者足為賢臣矣况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者足為孝
子矣况如曾顏乎為父理勝辭者足為大儒矣况如荀孟乎
惟整焦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寸地况入豪貴污賤之門鳴
如狗鼠諂竊哉百善萬惡心動即生身遠自藏幾滅半矣方
之外殊而內同者止是整能潔其行與之善將之下商較其輕
重整亦足為真僧矣由湖湘而南問僧者語整為諸先冬十
二月堂成開詔罷州任得歸闕田文堂下為整以銘之

知生為役兮無息無利畏同蹈遠兮出求以異復本逾元兮
尤耽其味寧如不殊兮益增乎累整之專嚴兮潔行世之超
然遐邁兮時誰可泊窮觀永古兮何足有貴萬類千變兮終
焉若是包極六合兮未克貪意精明至止兮深藏自閑維堂
斯皇兮猶多餘地羣牲草樹兮藤之茂翠環鄰俯覲兮勝情
與智祖源師派兮成流善繼于家于國兮有慙名位晝塵
夜燭兮昏囂若醉城闔岩岫子疑盡相視渾淪奔紛兮
孰思而議跬步天步天違兮海餘難既吁嗟整之兮離垢脫
穢我寧爾及兮腸填滓滯

湘漓二水說

湘漓二水始一水也出于海陽山在桂州興安縣義縣舊名全東
南九千里西北流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南北為其二水北為
湘水南為漓水求其二水之名于書于記皆無所說淳化元年開

自全州移桂州乘船沂湘水而抵嶺下復湘澆水達于桂州
問其嶺之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相離水也二水異流也謂其
同出海陽至此嶺分南北而離也二水之名疑昔人因其水分相
離而乃命之曰湘水也澆水也其北水所為湘南水所為澆將有
以上下先後而乃名之也水陰屬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北
流者歸主也乃尊之以相字加其名為上焉又疑為以其北者入
于華南者出于尼華貴于尼也故以相字為先焉既二水以二
字分名之即北者為上為先名湘也即離者必加南流者之所
以澆江是分水之南名也因其水之分名為相離也乃字旁從水
為湘為澆也凡為字皆命名者也名者強稱物者也古之以萬物
錯雜懼難別識也乃以名各記之矣即物之名有類有假有義
有因焉斯二水之名以其水分相離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
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澆江為澆字疑其不當為此澆字也當
以離字旁加水作此澆字也又字書古無此澆字酌其理增
而今以為字焉亦由古之他字皆以義以理撰物者以成字也
非與天地同生于自然耳亦皆由于人者也于今悉為世所用矣
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為者未必即為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
為不是耶凡事亦無古無今焉惟其為當者是也即湘澆二
江之名孰曰非乎若以其南方為離流南方為澆江也即所說
之義其疎矣

來賢亭記

人之學善文章行事烈之代為之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欲
願與之知企慕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不及也觀夫同世而偕立並
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
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
矣吾未嘗靜坐思之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

時義不相負者乎因而誨之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構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者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者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言古矣

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

道隱師居是宮作是殿立是像柳子以王事繫于斯時任宋州錄事侯和峴誣奏予盜庫金被制降沙刻之以拘于寺中見而問之師謂柳子曰余聞在佛時有大賢

智施功若力能消除世間一切災苦故于今傳其道者未嘗廢予嗣其法見夫有形有類者當罹于災禍間症亦至矣太虛中天地或有災變日月或有災蝕邦家或有災難人民或有災患夷狄禽獸或有災癘草木虫魚或有災害予欲如在佛時皆使免焉故以作是菩薩願能消而除之予曰佛之力師之心果若是亦大笑紀其言刊于石以為師作記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門人張

景

編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上王學士第二書

上王學士第三書

上王學士第四書

與張員外書

與范員外書

答梁拾遺改名書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開再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謂人莫知也已矣莫之知也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庠之中生不識其禮義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在中國生不成人而

天或聾或瞽或瘖或瘡或狂或愚比皆疾之廢也不幸也歟或
上當亂世戰伐交興相之以賊殺拘之以俘虜旦不安其遊夜
不寧其居不幸也歟或生困于貧餓隸人之駟後受人之制
限賤若于犬馬苟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為兵習于弓矢之
勞生為農勤于耒耜之業生為工力于刀斤之用生為賈務于
衡斛之任惟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溺為老佛之徒淫于誕
妄之說生處乎典吏之職掌于責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
君子篤道而育德懷仁而合義惡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賢士
無不惜乎此矣生而幸者少其人哉或曰子謂是不幸者謂乎
莫若己之皆儒者為幸也曰旨哉吾子之問儒者也幸乎幸乎
不也己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己之者甚乎天之者
也苟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于儒何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
不能盡其節與朋友不能交以義父母在不能奉其誠居鄉

黨不能與仁者處見善不能致而學以級之聞利喜而趨
恥貧賤而奔附勢而媚容者雖于身為儒而曰幸乎其君子
觀之不幸也歟存為識者之笑沒為後人之辱甚乎前之者也
開竊自念幸而不生于厄狄之中自五歲而讀書以至于此凡
十九年矣當時便誦執事之文章與夫聖人之言雜而記之敢
望今日親逢執事于是邦哉苟或夭死而疾痛明天子不出而
四海亂墮于執御之中廢先人之業雜為賤類縱今逢執事
于是邦也何能進于執事之門哉斯非其幸者歟又開粗識
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就其志誑時以安其身苟行戾而進于
執事之門亦負慙而自愧矣開頗有自知其幸也敢請見焉
執事儻不罪而寬容之成乎開之幸矣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二書

開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于下以求知譬之

登高山立其梯焉前者苟躋而絕其梯則不躋者無由而
來矣前若思而自念曰吾或未得躋于斯梯忽時而絕則吾
雖趨然迅于猿翻然利于鴻則亦莫致是之登其上也所以為
上者必資于下為下者必依于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
無以大祿位無以尊獨行而無徒獨唱而無和矣下苟不從其
上則下之事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處而無朋自緘而無開矣
如此則不惟上下之相失噫將見其國亦不得于治民亦不得于
安也國與民亾其治與安則禮樂刑政無能措手足夏商周之
世常舉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
亾或存故不迨于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
也前代之衰亂者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君宰相之下
止百辟庶尹非獨奉其職而從于政亦要知其士者取而致于
國也我國家四海今治者蓋得執事者之在于位也執事之心

固常在于取士矣當今取士之道獨有禮部焉每歲秋八月
士由鄉縣而舉于州郡由州郡而貢于有司有司試其藝能
擇其行義得中者後進名于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雖有賢
能由鄉縣而得聞于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于有司者萬少
其二矣况其無賢與能竊是虛器之人乎况其不由鄉縣州
郡而直得聞于執事乎執事之來也榮矣父母之邦矣臨其下
也不以私御其眾也不以黨可與進而進之不可者否士咸謂執
事于鄉里必多乎開曰君子之心與天道小人莫能知執事豈
以鄉里為情哉將以天下為情于民而與國矣千里不足私也
數夫不足黨也接其士者達于上下相由之道也厚與不厚者
取于賢與愚之分異也有之將以濟其道亾之將以順其物天
可仰而不可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于士廣納而詳擇備求而
偏任執事之所以待于下者也開行修而人不譽辭成而眾不

解塊狀獨處出無與交亦將由乎鄉縣而舉州郡豈敢遂望
貢于有司乎自度取捨不識向背材于時而若無用器于道
而如有合莫知其已之賢且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于執
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先齋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果不
罪而與之進退揖讓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儀焉執事之若此
者固無失也蓋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于國也開之幸者
則過矣何也本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苟得貢于有司而
敢遽望于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鄉縣州郡而亟得拜見于
執事執事復加之褒揚之賜開未知從何而便至于此也宜何
以報執事耳姑進其言而謝焉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三書

開再拜謹投所業書序疏箴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謂之
禮非為文也開始將見于執事之時欲收拾所有聲其鄙惡

士咸謂開傷于太古不若擇其淺近者以獻之開懼其失
也遂取舊所著文寫以五通暨乎得見于執事執事賜之
天恩不罪狂愚私復悔遽擬易之又慮以疎其次第之儀時
日相懸不可也即俟于後以別有聞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
學而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造焉鑿地而穿池
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虛矣內以豐于外有餘也外以資于
內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
也道也者總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矣賢人則舉矣聖人則通矣
秉燭以居時見不逾于十步拾而視于月之光迹可分遠不
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
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南昧其東西與北焉衆人也
斯其為原曰達于末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變之能
復通之所以開復之所以闔開闔也者徑三才而極萬物也

運之于心而符于道矣善射者亡其器則的然存而莫能取于中弓與矢其射之器也歟習必以良調必以動則發而無失矣聖人之于道也有是乎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禮知信道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捨之不能濟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貌之體也知者神之至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體則無亂至則莫闕盡則可得故以之于已無不周以之于物無不歸張而廣之所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賈而售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咸授焉仁義禮知信寶也未者與之違者拒之順于己若華背于父子兄弟亦不能保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與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賢人得之者幾衆人得之者不達于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義考之終

身能窮諸篇也有矣尋其辭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述而取用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學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猶可言遠于此者莫可數學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少其人哉成乎事業散乎文章未然也于其不學者可也于其衆人者可也觀乎大文章可見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畧聖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興弃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為存也欲世存諸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學能至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寧有于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于時矣仁義禮知信可行也北轅而適燕不迷其往矣端冕而處者不亂其減儀矣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剗削為工聲

律為能刻削傷于朴聲律薄于德無朴與德于仁義禮知
信也何其故在于功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于道也以
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君子之翫視必正聽
必正文哉文哉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書不刪去其偽者
也大達必小遺小達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性與師之功者焉
小遺不棄于學大忘不可得于道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
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于德不惡德之厚于
容也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理華于辭則有
可觀世如本用之則審是而已耳或曰小子有志哉言也無傷
于衆害于巽乎曰登于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談則有濫于進
矣與常者何異之乎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于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為常法無道
則存而為其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
政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于古而絕于今矣文不可遽為也由
乎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玩號令于民者其
文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于內而主于外其心之謂
也形于外而體于內其文之謂也心與文一者也君子用已心
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咸然使至于善矣故六經之用
于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咸異于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幹者
亦何經哉曰幾于苟矣子身適其取舍之便于物略其緩急
之宜非製乎久者也曰亦自于心矣惡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
構累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由于心以出于內也曰雜乎經史
百家之言苦學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是小矣君子
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于
心而為若虛終于文而成乃實習乎古者也始于心而為若實

終于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知之矣不能者反是猶乎假彼之物執為己有可乎重之以華飾為偽者于德何良哉曰世如不好于習古子又何為言古乎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毋之習于今有能者尚皆好之矣故有能于古者有不好者哉曰若是能之其倫于經子曰不可倫于經倫則亂也下而輔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于古未達矣某不度鄙陋近獻舊文五通書以喻其道也序以列其志也疏以刺其事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踈而理簡氣質而體卑用于時不足為有道之資納于人不足為君子之觀妄而貢于執事者自知其過大矣執事苟不擯斥而時得容進于門而合而後益知其幸也開再拜

與張員外書

自古國以民為本臨民者官也官設其品任其大小者也今之君宰相之下府尹州牧縣令皆臨民者也大抵不及于縣令之親于民也府尹州牧持其紀綱而已非所以知民之善惡者也府總其州、總其縣、之政總于其令、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無所違令不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俱亂不得其安雖無兵革饑饉之災民稼不完民業不經矣在國家擇其人而授之矣位不尊于府尹州牧其任則府尹州牧闕其令之政焉嗚呼近世凡事多喪其道與前代不同不知為政之道也政繫于民則由于縣令休息之也故以仁義忠信為宗今之見言仁義忠信者反謂為時不識其變者也如此而欲天下國家治者難也政愈急而亂愈多法益峻而犯益衆矣且夫政須學而後知矣不學則不能得其道也不得其道也則事多撓于性莫如其制度之所節也過之慮其太甚不及慮其有失

如是大者不能輕以取之小者不能重以捨之欲政無敗者不可得也是以冒其任而居之者民興于訟訟身陷于刑辟歷歷有之亦理宜也昔聖人著六經在其政也垂于萬世將使後人學其道而用于民焉非所謂空言者也人之不為兵農工賈之徒生而讀書習誦有所成立由有司而得為任也惟相借以聲譽相導以階級所知者但苟名而竊位焉咸不考其為學之本也學者豈為名位以設其道也為政以立其教也古之為學于名位故有所闕學有所成而後試于政焉可即追不可即黜退之于今皆不類于此所以罕得其良吏也足下亦所盡見之矣近者獲得拜見聽足下所論之辭見其為政之道焉正合古人之所常佩者也上于國而從其公下于民而順其私不畏威以曲其誠不凌弱以幹其事平慧而存其危緩法而革其奸故足下五十年間治民事官有善之名朝廷謂之為良縣令天下一人而已蓋足下得其道者也非從學而少習之依于聖人之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旨何能及之哉真君子者也今之為縣令者皆異于足下一以闕其學二以失其道故不得其理焉予每念朝廷如足下者或老耄昏廢不勝大寄即宜處以顯高之地率為仕者令問而師之學其臨民之術詢訪論議成就其業使得致于政也而後求其無良者日漸少焉苟有僥倖之徒懷亮而飾偽好利而貪榮莫能容措于內矣如是而官不清而民不康者無也國家欲速其治平之道臨民而能善者繫其人也茲為原乎足下觀之是言也小子于政何如也

與范員外書

孟春晦日東郊柳子言于范侯曰世之學者取于今而不取于古其名問雖顯而事業不著世之仁者專于身而不專于

道故其祿位雖尊而德義不彰取于今者是謂起于時者也
專于身者是謂好于利者也學者以名問為華而事業為
實苟能于華而不能于實曰妄于學也學之下者也聖人
耻之于亦耻之苟能于華而兼能于實曰通于學也學之中
者也聖人可之予亦可之苟能于實而不能于華曰達于學
也學之上者也聖人多之予亦多之仕者以祿位為輕而德
義為重苟愛于輕不愛于重曰濫于仕也仕之下者也聖人
惡之閣下亦惡之苟愛于輕而兼愛于重曰守于仕也仕之中
者也聖人容之閣下亦容之苟愛于重而不愛于輕曰強于仕也
仕之上者也聖人貴之閣下亦貴之故予多其達于學也為
文常務于教故閣下貴其強于仕也為政常務于治教以
仁義為先治以忠信為本先者仁以存其誠義以制其體務
在于其教也則予不能趨于時果名問不顯而事業著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門人張

景

編

答陳昭華書

答臧丙第一書

答臧丙第二書

答臧丙第三書

代長兄閣上王舍人書

上符興州書

上王太保書

答陳昭華書

辱足下之知過聽我于言譽自念無所可有報其云而答其
訪諭詢議者也足下思于道者可也其取于我者即來敢的
然當而受也然不可虛費足下之辭絕無其說使士年足下之

望也或問如何人曰學為人也不學雖形貌衣冠若人也不曰人也尼狄蠻貊居于四方之外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風氣無殊焉不知學所以尼狄蠻貊也學以漸之漸即進止即退場苗生而離雖狀秋乃實漸者也游遠方者始出于庭戶久而至之矣曰將學孰從焉曰從于師成于友師者傳之者也不師則無以正琢玉者必求其工能精器乃成學玉也師工也師之不工則玉毀而器不成旨哉七十子之學也得其師也焉就其工者也濟大海資于巨航乃不溺學大道得其君子乃不亂君子之人乎曰安見其君子而得學其大道也曰存則從其人亡則從其書也者君子之積者也完者也人亡而行存矣存則由之悟則知之達則揮之土耕而可以稼書習而可以藝稼乃植藝乃立力勤則獲之倍心勤則通之奧利其斤而伐木之斬而斤愈利益金固尅其木也心固生其行也已行修則知其君子之行也行也者君子

之先也無其行則無其君子也君子行在諸身用在諸人能得諸人與身一也行全而原于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則之義以宜之仁以伸之禮以致之道所謂正者也曰觀書而欲其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經之正焉道不尼故可取終身不能盡其理大乎聖人之經也數其五曰百子皆書也何獨經曰百子鳥獸也經其龍也鳥獸潛伏其林藪羣生其性命或毒焉或鷲焉龍翔乎天變化其神哉需甘澤利下土春夏無之則萬物槁陰陽是賴之者也觀宇宙則知其域中之大矣誦其經則知其百子之說亂矣老佛之徒起于尼謂極于教也至于中國則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尼不知其經也知其經則老佛之教何有于尼哉百子老佛之流老佛之說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亂老佛或聖人世不容霜降而蕭莪死松柏茂焉聖人用而百子散老佛斃經明焉駕而馱者不出于康達則覆

而顛于陰矣莫能通諸夏也曰子之學何為也曰吾學于經也曰經在得其誰人焉曰得其孔子者也曰孔子者子盡得之乎曰不可盡得也得其餘者也飲河之水盈腹而已耳負冬之陽面身而已耳曰得之于言乎于行乎曰行不言則質言不行則詐與其詐也寧質孰與其質也寧詐服其行用其言、行相備者也可稱矣始者吾不敢期人之知將欲視其可否者自納于聖人之道焉亦不敢謂遽然至于此也本在學焉文章望乎述作者之畛域脫離浮靡冀其一二之大者焉及出交其人得其數君之贈褒愛甚厚克謂若孟軻楊雄韓愈之流安敢冀于斯言哉每抱惕懼罪責其生且聖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復危豈是勝其楊墨釋老衆之人為害哉孟軻韓愈尚不能各排闥其二者况我之能、總其二君之力乎徒祇見其不自度量之過也足下示書又若數君之

言使我將何處也不可不為足下以言、矣慮其尤數君與足下妄稱于我者則試使觀其道焉

荅臧丙第一書

吾子遺我之書辭意皆是也然我謙之不致退讓于吾子者以我之所守非己之私者也乃先聖人之所公傳者也故我得直其誠而不謝于吾子耳吾子言既止于古心亦止于古矣止于古者是為公也得其公而豈以私責于我乎乃觀吾子之書而達吾子之意使我昭然弗惑于中也誠為君子哉吾子能得此道而行則寸而日進之安而時馳之將見吾子望我之門而入矣入我之門則及乎聖人之堂與窺乎聖人之室家是謂吾子達者也達于此者固為難矣吾子勤而慎重之我之今日能至乎是者始由吾子之道而來吾子能如是也我得以一、而言之耳嗚呼聖人之道傳之以有時矣三代已

前我得而知之三代已後我得而言之在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執而行之用化天下固吾子與我皆知之耳不足復煩于辭也昔先師夫子大聖人也過于堯舜文武周公輩周之德既衰古之道將絕天之至仁也愛其民不堪弊廢禮亂樂如禽獸何生吾先師出于下也付其德而不付其位亦天之意厥有由乎付其德者以廣流萬世不付其位者忌拘于一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得其位者也功德雖被于當時至于今則有闕焉是謂以政行之者不遠矣先師夫子獨有其德也不任于當時之改功德被乎今日之民是謂以書存之者能久矣先師夫子之書吾子皆常得而觀之耳厥後寢微楊墨交亂聖人之道復將墜矣天之至仁也婉而必順不可再生其人若先師夫子耳將使後人知其德有尊卑道有次序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闢之聖人之道復存焉孟軻氏之書吾子

又常得而觀之耳孟軻氏沒聖人之道火于秦黃老于漢天知其是也再生楊雄氏以正之聖人之道復明焉楊雄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楊雄氏沒佛于魏隋之間訛亂紛々用相為教上扇其風以流于下々承其化以毒于上々下相蔽民若尼狄聖人之道墮然告逝無能持之者天憤其烈正不勝邪重生王涌氏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出百餘年俾韓愈氏驟登其區廣開以辭聖人之道復大于唐焉王涌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韓愈氏之書吾子亦常得而觀之耳夫數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者也豈徒虛言哉自韓愈氏沒無人焉令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未知天使我之出耶是我竊其器以居耶若竊其器以居則我何德而及于是者哉吾子之言良謂我得聖人之道也則往之數子者皆可及之耳求將及之則我忍從今之曰作者乎今

之述作者不足以觀乎聖人之道也故我之書吾子亦常得而
觀之耳吾子能以此期于我、豈敢輕言報之哉

荅臧丙第二書

吾子再遺于我之書觀之堪三復而嘆嗚呼聖人之道果在
于我矣吾自梁復魏從我者三人而已請其教而尊于我則
往之數子依吾門而是居未若吾子之好我也屈己之道勝
己之辭推而廣之使我誠之非其賢而有文義而有勇則烏
足以言徵之哉增之以既高補之以不足雖古人亦難于是吾子
之言誠為多也獨能于古者則吾子取之于六經六經之辨其
文兼其政遂其用簡于人其功扶于時吾子得之而不為已
之善取而讓于人讓不在人必在于道吾子之言于我也果在于道
矣讓其辭而取其道我足以勝其吾子之取乎吾子取之于
六經誠是也辭之于我誠將報其可而已矣文取于古則實

而有華文取于今則華而無實、有其華則曰經緯人之文也政在
其中矣華無其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
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
之者也吾之于文得而行之也有時矣吾子今取于我也非不知吾
之得也將貴吾實之可行也不可行也故知吾子之好我也在
于道哉吾自得于吾子道弥光矣文之冀于古我心之父于
是捨其辭而不足復其說也吾子言曰子慎而重之使我尊
于古也敬而修之使我專於道也勤而行之使我力於教也謙
而守之使我備于德也與而言之使我危于辭也矜伐于今
之文則世為我之罪人矜伐于古之道則我為世之化主之言也
謗取于小人不取于君子若取于君子者則吾子之言也不得
謂我為古矣吾子遺我之書蒸、烏如言之不能及蓋憂
于道也世何得于斯人哉我何得于斯言哉嗚呼我不復憂

其文之困于時也將困于時則我有吾子名矣忘吾子不在
于此則我文之與道也豈能昭明于先師夫子乎吾是告于
吾子之不憚言之數也時有聞于我則道有幸矣豈獨我
身之是為利也

荅臧丙第三書

孰謂吾子不仁吾不信也順于言而強于道全于力而公于人
尊我之誠能盡于此誠之尊我若是也則三有其說始言于
予曰子達于古文矣升諸聖人之堂將入乎室也再言于予曰
子之文克肖于古聖人之文也無以矜伐取謗則與先師夫子
之文並而顯之亦不廢矣人言于予曰子為宋之夫子矣如是也
數斯深矣言也小漸于大是曰其順言也義上于古是曰其強
道也晦用于明是曰其全力也誠推于賢是曰其公人也如謂
吾子之不仁是吾不信也予不材德無盡在于此苟虛其已而

授其言則使二三子鳴其鼓而攻于我豈能遠其二三子也
若其吾子之言有可疑也則我將復之而已我之言曰聖人之道
果在于我矣吾子惑之曰聖人之道其果在乎其果不在乎夫
聖人之道其果不在于我也則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
于古也專于政理之文是我獨得于世而行之聖人之道不謀于
已曲予其志從予其衆是能及此得不謂果在于我矣又若夫
有學聖人之道者孰曰聖人之道不在于我也曰果在于我也
夫聖人之道學而知之者不得為之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
謂之為果也學而知之者皆從于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備
耳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不自于學生而好古長而勤道况今
之人溺于華侈奔于勢利能求于身能忘于道我若從其
師以學之則隨而亦化之矣若學之曰果也似有薄于道哉今
之學者依于聖人之道罕能周而達焉若學之不在聖人之道

則不謂之為學也能學于古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之道在于今之
學者之道也我不自于學而得之是言曰果也故我之自言得
于聖人之道也不曰從學而來也我若學而得之不自曰果也又
若孔子者周之大聖人也生不自知為聖人也夫孔子非不自知
為大聖人也若不自知為大聖人也則又何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豈以自知為聖人也即
與當時之人爭一國之位苟存乎養而已教非不治于世也當
諸侯用伯明德弗宣是見阨于衰季也天苟與其時孔子豈
止位及于一國乎教治一世乎將使堯舜之垂衣裳也若其執
御耳夫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孔子知其道之不行
也故存其教之在其中乃聖人之事業也後之學者著一文撰
一書皆未其正務尚于辭未能知其聖人述作之意又安可出
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外歟用其文而行其教也固然也

矣聖人之道豈以復能刪定贊修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即
曰果在于我也但思行其教而已其為教也曰道德仁義禮樂
刑政得其時則執而行之化于天下不得其時則務在昭明于
聖人之德音與存其書使不墮墜何必刪定贊修乎况經聖
人之手者文無不備矣文苟不備則不得為世之法也何足為
聖人乎大我言聖人之道果在于我也即不在刪定贊修也在
于此也吾子言及于是也亦失于辭之執耳若吾子以我為宋
之夫子也亦在此矣天下之知我能如此也亦若吾子之謂我矣
又可誣于子也誣于天下也况聖人之道不可誣于人也苟可誣
于人也則三尺童子坐于儒宮端弁以處師其民以師事之曰
聖人之道在于斯人也如是誣之可信耶不可信耶孟軻得聖
人之道豈在復能刪定贊修于六經也楊雄得聖人之道豈在
復能刪定贊修于六經也韓愈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刪定

黃修于六經也聖人之道孔子刪定贊修之天生德于孔子不可
偕也孟與楊韓或厥緒告微或厥文告晦則持而明之開而闢
之從于孔子之後各率其辭各成其書以佐于六經是曰得聖
人之道也得之也三子不在于學况聖人之道不可學也得之
者是曰果也我竊自比于三子之行事言之為聖人之道果在
于我也亦不為過矣亦不在于刪定贊修矣又若讓六經于仁
人不讓于不仁吾子之言誠是也我雖巧飾其辭而能拒之哉
吾子能讓于我雖非其至仁亦無辱其吾子之讓也讓之者
不易納之者亦難讓失于讓則為不知人納失于納則為不度
己能知于人能度于己是曰君子也是曰智者也吾子讓之于我
不失也我納之于吾子亦不失也又若矜伐而取謗則敬授命
矣敢不承教然其間有疑者辭何已哉若謗之取也無擇
于君子小人則君子之與小人道是同也又何辨其等倫哉若

君子觀我之文謗將何取若小人觀我之文謂我矜伐于
今之人是將與謗也則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將以文矜
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則務將教化于民君子誠之小
人歸之則謗之為漸也何由而起哉若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則
不在于古之文也在于今之所尚者之文也輕淫侈靡張皇虛
詐苟從時欲求順己利是可取謗于人也况我之文不在于此
無求利無從欲則小人觀之何得謂我矜伐于今之人哉謗不
可因而生也若其君子之與小人俱不可取也固為然耳復何談
哉若以堯舜之理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被其德不能與謗則謗
從何而來矣桀紂之代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蒙其惡是能與謗
則謗有自而作矣夫被堯舜之德也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
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謂之為全德也何足為與乎蒙桀紂之
惡也亦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得謂

之為全惡也何足為止乎君子既被其六况于小人乎君子既蒙其惡亦况于小人乎若以我文之比于君天下者則有間然矣夫君天下者善惡責于當世存止繫于一時唯文之與道觀其時而行之觀其時而歲之時之能行即見用當世時之不行即將貶後代則又安得與其堯舜桀紂較其等倫哉孔子之于周也未聞當其時而能用之見既于世見毀于人吾子固亦知耳若其畏君子而小人眾也則是君子之道窮而小人之道勝也如此則君子之不及小人也明矣况萬無此豈君子不能成其譽而小人獨能濟其謗哉若苟有是則君子反為小人之未耳我之言曰謗取于小人者蓋習時不能之也不取乎君子者謂知其道之有其屈伸也矧我之能無其可謗于小人哉時如不能行之即不在于天下小人之謗亦不行矣時如能行之亦不在二三君子之譽亦為行矣君子亦不能譽小人亦不能謗用與捨屬諸時譽與謗屬諸命聖人之造命也吾子忠告于我慮于謗憂于道我固前言授之耳亦不敢飾虛辭以拒其教也若吾子緘其口而默其言又何輕弃于聖人之道哉辭之可復我故以答將謂免諍而取謗也則深為失耳我苟不知吾子之道賢于是也則謂免而取謗也我實小人也我之前書吾子再宜思之思之如有可復將俟于後命耳吾子之戒于我豈忍違其命也重以解報義勿能止非吾子廣德淵深則不足如是也前之所謂三有其說于我也敬從其言而慎愛之於乎終日論道非不專于力也果非得失能取於其間者而今而後益有望于吾子矣不敢虛也不敢誣也

代長兄閣上王舍人書

月日姓名上書執事某性識鈍劣惟通經屬義我而已然于

時皆萬亦識其一焉故知執事乃之吾之主也後進于儒者困
是道而不能興苟得進于左右間若立憐而顧愍之則何復
患乎久而窮矣某益念于此晨夜勿廢非以文也是難于執
事者耳某又不曉于文章誠將進而莫能進也欲求人而假手
之則有聞于執事者不可外私于人也以此經時涉日展轉未
就遂以報于小弟使叙其志致于文小弟拒而復不可曰兄少乎
哉欲進于執事者于思焉非藝專而學至財豐而智深則
孰敢望其門墻而前矣且執事者之有文章也橫天地冠古
今非司馬相如楊雄之徒則內能出于下自以是薄惡而何堪
寫之為辭以干乎如此將乞憐而反得責矣不若直其事而質
其言告于執事曰某年十三時父命授尚書于膠東胡生日誦
千百言兼通大義後二年又授大易為其業之習也若始之
于書雖夜寢而朝食未嘗默、精之為至不自負逮年十

七求貢有司一試而五登于場亟越時輩誰不能中輒亦無
愧明年又貢焉加一于初用進者乃相忘而為仇自後歲舉于
有司兩登名而天子退之自知命也時也不敢恨矣二十有五丁
父憂在家居喪後三年復求貢焉時遇執事主文衡而綜
其任實志于執事也將能振乎某之用矣又不果願見退于執
事之下某當時頗自悲噫是已之不專于藝耶是已之拙趨
于時耶是已之失謀于人耶何至于此哉去年又進焉亦見黜
于有司退而自為終無所成七上而七失之年已三十矣欲弃之
而休甘伏于聖明一世今年秋遇執事假政是邦振養罷危某
復思而喜將有幸于執事也于古人始立之年亦未為過故昨
與眾而求舉焉未知斯之進也復何如耳嗚呼將言之而先
泣矣家已貧矣親將老矣身甚長矣祿山遠矣天子天子何罪
而是乎若此執事苟不加憐焉某從可明而望賜所以冀執事

者亦非誣也某為兒時知執事之聲名誦執事之文章遠近之言咸曰執事終大矣及乎稍長識執事之形容執事克已登位于朝當時咸曰執事雖用而未貴也斯將入制閣而典文闈階乎上也近年適貢果當執事選試之內某雖不見取于執事人謂執事之昇者實為得賢咸曰執事亦未矣天子必重寄矣今果理河朔之大邦化千里而成風某幸在貢士之流辱執事之掄舉衆復有言咸曰執事必相天下矣而後展伊周之大謀振堯禹之德音萬物生植期荷厥恩某從而思之自念身世生當執事之同時幼知執事之聖賢長見執事之榮泰近在執事之選試今受執事之舉送幸為大矣執事將必為相矣以乎輿言數四咸克無虛故知衆今之辭所果非枉某若冀執事為相之日期以望恩時雖不晚其實免于窮阨也晚矣今當執事貢名羣士苟垂憐而振拔之使有得成即執事為相之日移恩在此也元但誌之

是言聞于執事者于執事者苟垂聽而不罪之又何必用于文以干乎某欣然不知所以為之也直寫上獻執事儻三四讀而不倦雖加責某亦為思矣某再拜

上符興州書

予性甚僻氣甚古不以細行累其心走四海間求與知者竟無一人歸來鄉里日益時病常卧草堂下自稱曰野夫僕實非野夫蓋不能苟與俗流輩拘以自蕩厥意故是言耳每負酒過市則市人目以為狂晚適田野中則農夫詬而相笑是魏人不知其人負不羈之材於世也僕亦不責之苟上位之人有干于是也則僕始惑于心矣故今日望執事之門書以自言焉雖賤為布衣度執事必無加諸僕也况執事樂善進賢服仁行義不以貴富驕物不以勲烈凌材且八州為大兆民是衆咸有斯言豈獨僕也在其下而不有干焉則使事公而自傷時

失而自咎也不遠矣僕嘗中夜不寐思其心滿皆盡濕卒
難自禁非在乎急于食甘衣鮮求于口榮譽大况冬一裘
而歲暖朝一飮而日飽無親愛離遠之痛無支體瘠劣之
疾蓋以其學成而不為人用道在而不得時遷虛勞子師孔
子而友孟軻齊楊雄而肩韓愈自念其道即反不如百工賤
人乎且工有長于一技民有高於一藝則衆皆湊其室而求其
力夫運斤成風者匠氏之業發矢中的者匹夫之能尚皆獲其用
而沾其直術其已而賈其勇則誰不欲競致左右間以觀乎能
而快乎心矣即僕也口誦古聖賢人之書心紀古聖賢人之法作
事于世為民善惡反與俗伍日極詆訶如是豈不痛心哉狀江
湖可以自放林泉可以自娛復恐不能去者以明天子在上賢
執事在此復而思之設天與其命一朝一夕使主張斯文教民歸
于古道又萬一而冀望于心也今執事聞是也忍不察其言而

觀其行惜其人而愛其道哉竇惟執事少許獎待慰我
區區之心

上王太保書

兵者以詐行以奇勝以謀先以勇固失此四者敗之道也開生
長河朔間讀書為文之外好尋前古興亡成敗之蹟自兒童
時復見烈考每話後唐莊宗帝迄於晉漢朝與北虜戰爭
之事歷歷如在眼前開今夏中隨兵饋糧北抵涿州觀其北虜
用兵之法皆如往昔烈考所言察其國家將卒之徒即有異也
以朝廷自周世宗平淮南收秦鳳太祖皇帝下荆湖破西川廣
南吳吳皇帝平西與吳越甌閩三十年中兵出即勝謀動即成
今天朝兵雖多將雖衆其為爭勝之道視北虜猶視吳蜀
晉楚之師所以開謂其有異而乃失其利也北虜非吳蜀晉楚
之匹也用非詐也不能及其心出非奇也不能敵其衆動非謀也

不能防其姦戰非勇也不能捍其力車視之易而行之非所以利也北虜昨自祁溝之役洎此八數月之逐我師而迴乘勝也念已地之侵蓄怒也乘勝而蓄怒今其來也必選其勁虜精騎盡其羣決入吾境勢其銳耳劉與李不能堅壁清野備而避之非善之將石也譬之惡獸有暴其巢窟者退必咆哮攫齧肆害於物當此之時未可制其橫猾也苟俟其怒心發極之後從而圖之可為易耳今聞北虜尚在瀛州界內開計其來也肯北而退乎虜使間者南入深冀先行偵察也勿以其寂然無聲謂其息也此乃謀其往耳勿以其居伏不動謂其止也此乃窺其便耳今明公承命而來禁旅旋至開欲乞候兵師到此即請盡出甲兵多持旌旗緩行而前至府北屬縣已來揚聲云大軍數十萬相次而至夜即多以大鼓張其兵勢仍請分命兩道而行北面城邑軍兵聞必增氣若賊虜有南顧之心聞之必未敢輕易而進若賊虜本燕南顧之心此行不遠而迴又且無害於我况大河之北郡縣累七民居相鄰戶僅百萬聞王師而大至其心寧不頓得安乎俟其旬浹聞城池脩完北虜不進即請明公相度乞聖駕行幸天雄軍駐蹕而後進軍漸抵貝冀聲援邊方若得北虜退歸河朔無事則却賊安邊之功盡成明公之勲業也開儒官議兵不識遠大僭易聞啓惶懼實深開再拜



卷之四